

朱子大全

冊
五

卷之六

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濱老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賜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旣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旣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喻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

或乃探測幽微馳驚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扣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櫟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尙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

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
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
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
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
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潛然出涕往
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
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
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第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
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
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
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

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尙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效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況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疎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轡歸臥田間

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閒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

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
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
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
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
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
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
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
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
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卽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匆匆
不宣熹再拜

答方耕道 未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
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

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日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菴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

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齏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方耕道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
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
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
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
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
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
易也

答曾節夫攢

所喻夷狄之云恐不當以此爲比只此一語便是十數年
汹汹之根願平心定氣徐以疇昔所聞於湖湘者考校此
語所從來則於此其必有處矣不然平日之言却似與此
心此事不相入恐非亡友所望於賢者也

答呂士瞻竦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示喻艮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如此曉會於道理功夫無不是處但近讀易見得彖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爲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南軒辨呂與叔中庸

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

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呂道一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詹兼善

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旣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曾致虛

乙卯二月一日

南康從祀畫象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間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

節目其它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黃商伯灝

心喪間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疎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疎而槩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己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幸更考之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幸更思之也熹嘗於大學治國平天下或問中極論此事此便遽未及奉